

# STARCRRAFT®

LEGACY OF THE VOID™



**BILZARD**  
ENTERTAINMENT

# 炼狱廊道

作者：James Waugh

在科普卢星区，没有多少地方能让吉姆·雷诺讨厌的了。但他对一个地方的个人喜恶并不会影响他身为联邦警长的职责。所以吉姆·雷诺再次踏上了前往玛·萨拉恶名昭彰的荒野废土之路，动身前往险恶沙漠中的那座峡谷。

狂风呼啸着，他驾驶的秃鹫车隆隆作响，他必须加快速度穿越这座荒凉的峡谷，才能在他承诺的两天窗口期内回到身怀六甲的太太莉蒂身边。此地空气干热难耐，就连车下坚实的荒芜地表都被烈日烤出一道道深长的裂缝，仿佛整个地方从未受到过水气滋润一般。人类根本无法生存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，雷诺心想。可是即便事实如此，也无法阻止他勇往直前。

雷诺大老远就看到了治安官格伦·麦克阿伦、警方的气垫动力货车以及本次需要押运的“货物”——一具中型联邦牢笼。他们模糊的轮廓宛若扭曲走样的海市蜃楼，在午后烈日的高照下诡异地膨胀。

渐渐地，治安官与车辆的形状越发清晰，一如自己与莉蒂吻别的回忆那般历历在目。“该死。”雷诺低声咕哝。炼狱廊道位于玛·萨拉恶名昭彰的“波段异常”中央地带。那代表着向量平衡设备在此通常会无法运作，就算真的能建立通讯，联络也会受到严重的干扰与限制。

而即便运输机能通过沙漠峡谷的环境，路途上也还有其他危机潜伏。由于这片连绵 2,400 公里土地的波段异常，导致这里变成星球上的三不管地带——此地治安就算从整个星系来看，也可能敬陪末座。玛·萨拉的歹徒及成群游荡的罪犯对当地的实际了如指掌。联邦科学企业的科学家大多认为，波段异常的肇因源自于稀有的水晶矿层所释放的电子脉冲。水晶矿层的尖锐外型仿佛是参差不齐的作物，从矿产丰富的地底深处抽芽冒出。先不论这种现状的成因为何，反正雷诺就是得驾车深入全星区最危险的廊道。为了将囚犯押送到星球的另一端，他必须和最讨厌的治安官会面。

雷诺停车时，麦克阿伦出声了：“警长，你是来押送这个牢笼，还是打算加入他们的行列？”他露出令人厌恶的奸笑，一口缺牙暴露无遗。这种笑容充满着讽刺，强烈暗示这番话绝非区区幽默玩笑。

“除非你说什么话刺激到我，逼我做出违法的事情。”雷诺朝满是尘土的地面啐了一口唾沫。这些年来麦克阿伦疏于锻炼，变得越来越虚胖痴肥，便便大腹从他的腰带满意溢出。上次两人见面时还没有这么夸张。每次他们见面，就会发现麦克阿伦的腹部又圆滚了一些。这位治安官此时正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快乐退休生活。

“小子，我永远都会把你当成罪犯。和你的种种前科相比，今天押来的囚犯根本是小巫见大巫。要不是有朋友帮你脱罪，或许今天下午被押到艾尔·英迪奥监狱的就是你。”

“治安官，你对赎罪之人这么没信心啊？”吉姆露出自己的招牌微笑，同时从秃鹫车走了下来。麦克阿伦担任治安官已久，也曾听说过吉姆的陈年往事。麦克阿伦这种人通常冥顽不灵、成见根深蒂固。他对待前罪犯的恶劣态度并非出自个人偏见，而是他一贯的执法作风。

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，警长。只要执法生涯够长，你就会明白这个真理。你也就会明白我为何盯着你不放。”

“非常感激你的‘关心’，治安官。”雷诺停顿片刻后说道：“这批囚犯什么来头？”

他单膝着地，望向带电的细细的栅栏内部。联邦牢笼已变成前线移民地与落后行星的基本设备，因为警方运囚机及先进世界的便利设备太过昂贵，这些偏远地方根本负担不起。这些牢笼装有磁轴，气垫动力科技能保

障 480 公里时速的稳定前行。牢笼内部是控温环境，可满足各项生理需求，并且每过 30 分钟就会补充洁净氧气。在吉姆看来，这些囚犯一路上似乎比他还要舒适。

“噢，你知道的，都是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一个个身强体壮，准备长期入住玛·萨拉最顶级的旅馆。”治安官的音量突然拉高好几个分贝。“听到了吗，小子们？你们的目的地都是艾尔·英迪奥监狱！”接着他哈哈大笑起来，却被口水呛到，咳得要命。这番话依然毫无幽默感，只有残忍冰冷的讥讽。

吉姆没有笑。艾尔·英迪奥监狱是个不容小觑的地方。这个资金短缺、铜墙铁壁的残酷监狱专门用来拘禁穷凶恶极的罪犯。众所周知，关进这座监狱的囚犯存活率只有 64%。它是前线移民地中联邦司法力量的化身。

“看看这些家伙。”治安官说道，并向沙地吐了口口水，“真是浪费纳税人的钱，对吧？祈祷你们通通死在廊道上，这是我们最期盼的结果。”

“可以赶快上路了吗？”牢笼内一个高大魁梧的凶恶歹徒说道。他是个秃头男子，留着乌黑的八字胡，胳膊和电线杆一样粗壮，身上布满星区各地的骇人刺青。他怒目瞪视吉姆，仿佛对自己信心满满、毫不动摇，觉得单独执行任务的警长根本不足为惧，只是送他前往宿命之地的跑腿小弟罢了。

“你要注意那个家伙，他老妈真是家教失败。他叫马杜克·索尔，应该是世上最恶毒的老妈生出来的孽种。他不但犯下袭击、谋杀、恐怖攻击与绑架罪，还是个不懂礼貌的王八蛋，所以才会落到这个下场。”麦克阿伦再次吐口水，喷向马杜克脸部附近的牢笼。

马杜克怒吼回应：“死条子，我被关在牢笼里算你好狗运。”

“可不是嘛。”

雷诺直视马杜克的双眼，马杜克也狠狠瞪回去，仿佛是在挑衅吉姆，要逼他像麦克阿伦那样藐视他。“我看他也不算太坏，治安官。这位老弟是个好孩子。是不是啊，索尔？只要你尊重我、我就会尊重你，就那么简单。”

马杜克放声大笑：“噢，警长，我会当个乖宝宝的。我不是存心要找麻烦。只是我们就要搬到豪华旅馆，我实在太兴奋了。”

“求求您，警长，请别把我押到艾尔·英迪奥监狱。求求您，长官，这一切都是天大的误会。”一名坐在牢笼后方的消瘦囚犯出声哀求。他的头发金如流沙，长相斯文。他的体型清瘦结实，身上的橘色囚衣显然尺寸过大。他比较像是塔桑尼斯市金融业的银行人员，可现在却身穿囚衣、望着外面高温曝晒的沙漠。

“那位是罗德尼·欧辛，他犯下的大多是轻微罪行，就是以前所谓的白领犯罪……他利用黑客病毒掏空了玛·萨拉政府的资金。这小子长得很漂亮吧？他在艾尔·英迪奥绝对撑不过一天的。”麦克阿伦再次哈哈大笑。

“很高兴认识你，罗德尼。”雷诺微笑道：“你不会有事的。”

“没事才怪，长官。你很清楚英迪奥的囚犯有何癖好。我没有杀过人，这一切都只是场误会。那位联邦法官轻罪重判，公报私仇。这种日子我没法过的。”

“吃不起牢饭，就别犯法作乱，对吧雷诺？喔，等等，我忘了这话对你也不适用。”

“我听说过你的事迹，警长吉姆·雷诺。”第三位囚犯走上前来。

“他叫‘T 骨’斯莫，希罗这一带最厉害的列车抢匪。看来你们两人有许多共同话题呢。”麦克阿伦嘲讽道。

“没错，我们确实颇为相像。我应该抢走你列车大盗的头衔了吧？”T 骨接话道。雷诺仔细打量这个男子。他看起来很眼熟，留着和吉姆相似的胡须，脸上有一道伤疤，年轻气盛、口出狂言。

“我听说过你和泰凯斯·芬利在战后的所有事情。我的帮派逐渐壮大时，你们可是我们眼中的传奇人物。”

吉姆觉得自己的胃在翻搅，仿佛有群蛇在里面窜动。他已有多年没听到过泰凯斯·芬利这个名字，也并不希望别人提起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重新做人，不会再想起这位过去犯案时的老搭档，也不会忆起那段他亟欲摆脱的不堪过往——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救赎，摆脱当初在莉蒂的帮助下终结的罪犯生活。

“可是有件事我想不通，也许你能解释给我听听。像你这样的不法之徒、我这种年轻列车抢匪崇拜的传奇大盗，最后是怎么当成了警长的呢？”T骨倾身向前问道。吉姆能感受到马杜克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开始对他的冷眼凝视，这位杀人犯似乎正在打量他。

“听好了，小子们。这位警长有高官朋友罩他。”麦克阿伦对吉姆露出诡异的笑容，“某位法官。”

“够了，麦克阿伦。”雷诺站起身来。

“我从没杀过任何人，警长。我只是不喜欢老老实实在地赚钱。”T骨继续说道：“你有机会改过自新，而我却没有，这样公平吗？”

“人生本来就不公平，这位警长不就是证明。”马杜克最后冷冷说道：“我们现在可以出发了吗？”

雷诺直视着麦克阿伦的双眼：“治安官，你要是再扯这一类的屁事，我们之间可不光是聊聊这么简单了，明白吗？”

麦克阿伦心里一紧，满脸讥讽的笑容顿时褪去。从雷诺抵达到现在，治安官第一次感觉到吉姆说话的分量。他差一点点就激怒了昔日的通缉犯了。麦克阿伦看到雷诺眼中燃起熊熊怒火，于是他连忙翻找系在腿上的口袋，拿出一个数字手环。“这是总部送来的新玩具。控制他们的脚踝。按这个按钮，然后砰，一条腿就没了。按这里的这个按钮，就会啪，接着就会痛得在地上打滚。懂了吗？”

雷诺接入手环装置，看到牢笼里每位囚犯双脚的脚踝上都紧紧钳着大型的金属夹子。

麦克阿伦继续说道：“我建议你别把他们放出来。牢笼内就有足够用水。为了这次押送，每位囚犯体内都已注入营养物，让他们至少两天不必进食，还能控制他们的排泄情况。大家知道囚犯喜欢借机逃脱、垂死挣扎。宁可小心行事，也比出事后悔要好。”

“我不是第一次押送囚犯。”吉姆将牢笼的金属缆绳固定在他的秃鹫车后方。他已经不想再多费唇舌。这种缆绳是专门设计来将牢笼固定在运输机上的。其材质是用经过催化元素强化后熔合金组成，比钻石还要坚硬。

“再会，治安官。大家坐好了，路上可能会有点颠簸。”雷诺不等他人回应，径自启动加速器，朝前方沙漠荒地疾驶而去。

\*\*\*

吉姆心头思绪万千，脑海中拂过无数往昔岁月的记忆。当时他和泰凯斯·芬利是声名狼藉的恶徒，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，抢多少钱花多少钱。那是一个醉酒闹事、胡作非为的时期，凡事只凭一时冲动，毫不顾忌后果。那也是吉姆差点死于非命的时期，更可怕的是差点失去对生存价值的信仰。他没料到自己此时会想起这些事情。现在不是分心的时候，他的孩子即将诞生，他要替未来做好打算，要让孩子过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。吉姆一边以 320 公里时速在峡谷中奔驰，一边心中暗想——这些让他内心动荡的不堪往事，是否终有一天会让自己的孩子知晓？如果有这么一天，他又该如何辩解？犯下诸多无法弥补过错的他，真的能够教导孩子如何分辨是非对错吗？

*集中注意力，吉姆。不要为这些无解的问题分神。*炼狱廊道危机四伏，随处都可能会出现强盗、土匪和其他杀人不眨眼的冷血混账。他必须留意周遭的景物，遭遇那些凶神恶煞是现在最不希望碰上的情况。他不能因为陷入回忆、质疑自己，就害得莉蒂变成单亲妈妈。该死，他恨极了麦克阿伦。



日头渐落，夜幕将至，沙漠荒原变得色彩缤纷。细长红光映照在干冷的蓝色大地上，那是白昼消亡后的绮丽景象。此时的沙漠风光格外不同，仿佛某种神秘的梦中场景。天空像万花筒般千变万化，坚实的沙海变得黑暗深沉，化为辽阔的漆黑大洋。荒凉灌木遁入夜色之中，冷冽寒风取代了灼热欲焚的烈日高温。

秃鹫车头灯投射的光线像两把刺向黑夜的利刃，雷诺看不到光线之外的事物。他渐渐放慢速度，开始寻找能够扎营的地方。他已经开了 1,600 公里，还剩下 800 公里路程。

雷诺走到秃鹫车后方，在储物格中不停翻找。“我们为什么要停下来？”罗德尼喊道，“我们还是别停下来吧…拜托，警长。你知道的，这片野外中潜伏着很多东西。”

“闭嘴。”T骨对罗德尼说道，“你只是下去撒个尿对吧，警长？”

“不是，至少我目前还不想尿。我们是想要在此扎营过夜。”

“你说我们要干嘛？”罗德尼的声音飙高好几个音阶。

“现在廊道伸手不见五指，就算有循迹系统和路线数据，我也绝对不会摸黑硬闯。每年这个时候波段异常的情况最为严重。你们应该都希望能毫发无伤地抵达监狱，对吧？”

“我们的确希望如此，警长。所以我们更不该停下来吧？”斯莫把脸凑近带电栅栏。

“你们到底在紧张什么？”吉姆一边询问，一边卸下帐篷。他打开一道红外光波，红色的光线映照在他脸上。

“奴隶贩子…还有恶棍…但还是奴隶贩子最可怕。我宁可当个囚犯，也不要沦为任人买卖的奴隶。”罗德尼感到惶恐不安。

“如果继续前进，他们才更有可能发现我们。当我们开车移动时，你们才真的应该担心。明早天一亮，我们就会立刻出发。”

“这里真的有奴隶贩子？”马杜克打破沉默。

“是梅泽帮。”斯莫补充道：“他们袭击炼狱廊道的旅客，或绑架研究矿场的科学家，从去年开始就名气很大了。”

“我讨厌奴隶贩子。”马杜克严肃地说。

“你有见过他们吗？”罗德尼问雷诺。

“没见过，我也不想见到他们。”

雷诺扎完营后煮了些定额口粮，并且额外拿出三份。囚犯们眼巴巴地看着那些包装食物，待在栅栏后面观望。

“一个人吃这么多也太夸张了吧。”斯莫指责道。

“不全是给我的，小伙子们。我还要保持身材呢。我猜你们也想来点吧，营养注入物填不饱肚子的，我以前从军时也注射过那种东西。”雷诺将三包食物拿到牢笼侧边，放进开启的置物格内。随着装置转动，晚餐平稳通过障壁，往牢笼内部推送。“你们几个最好平分着吃。”雷诺举起麦克阿伦给他的手环。“别忘了你们可戴着漂亮的小脚镣呢。谁要是敢乱来，我绝对会让他痛不欲生。”

“你干嘛盯着我看？”马杜克问。

“你看起来最饿，大块头。”

囚犯用他们的手指挖取口粮，享用着可能来自于几十年前音波干燥处理的咖喱煮肉糊。雷诺也吃了起来，但他用的是叉子。自从家里有莉蒂煮饭，他早已不再去吃这种食物。然而他的囚犯们却吃得不亦乐乎，仿佛人间美味。

“警长，和我们说说你曾经违法乱纪的那些事情呗。”斯莫吃完晚餐后问道。

“他才刚给了我们食物。”罗德尼维护道：“我们暂时别烦他了吧。”

“你凭什么管我，废物。”斯莫立刻转向罗德尼大骂。此举让雷诺举起手臂，作势要使用手环。

“别担心，警长。”马杜克的声音严肃冷酷。“他们要是敢影响我享用晚餐，不必你出手，我就会先让他们消停。”

“不过接下来我也得让你消停，对吧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你们想听我当列车抢匪的故事？”雷诺勉强开口道：“那时候我还是个无处可去的傻小子。我愤世嫉俗，痛恨害我父母贫病交加的体制，并且对那场一开始就有人在幕后操纵的战争大失所望。那只是一场让塔桑尼斯人更加富裕，让我这种人劳命伤财的游戏。许多好人白白送命。我是叛乱份子和列车大盗吗？没错，那的确是过去的我。我是否引以为傲？不，我没有。”

“不过，我倒是以身为列车抢匪为荣。总比去做个该死的联邦穷矿工要好，一天没日没夜地混饭吃不说，毫无前途可言。”T骨笑道：“我不会编造什么冠冕堂皇的好理由，我纯粹是喝得烂醉才会被逮到。警长，你想假装我们不是同一种人，好像你并不喜欢以前那种生活，或者你的本质比我高尚。无所谓，你可以玩你的那一套，但我们没必要相信你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雷诺看着罗德尼问道，“想说说你是怎么会混到了这一步的吗？”

“我…我想那是因为…我太贪心了。我是说，我…我不像那些…我是说，我只是太贪心了。一旦动手之后，我就欲罢不能，看着钱不断涌入我的账户，直到最后才发现自己铸下大错。”

“那些被你偷了钱的人怎么办？”雷诺问道。

“不如你来告诉我们呗，那些被你伤害过的人怎么办，雷诺？你坐在牢笼外面，摆出那副自命不凡的嘴脸，还不是因为你有高官朋友。体制的不公才会造就我这种恶人。”马杜克靠向后方，“也造就出你这种走狗屎运的家伙。”

众人沉默不语，静坐好一阵子。最后雷诺什么也没说，直接走进帐篷就寝。

\*\*\*

雷诺被嘶叫的噪音吵醒，他连忙走出帐篷，踏入清晨冰冷的寒风。牢笼内，马杜克把T骨高高举起，压在带电的栅栏上。那些栅栏释放的静电荷在他身周滋滋作响，毫不留情。

“你这狗杂种—快放我下来！”

雷诺毫不犹豫，迅速按下手环按钮。马杜克的脚镣灯号亮起，发出一道直冲神经的电流。那种疼痛就像牙医把生锈的锯齿器具硬塞进牙齿蛀洞一样，只不过这次是从全身无数部位窜起。这个暴徒顿时发出惨叫，倒在牢笼地板上。斯莫居高临下看着他，双手握拳高举，准备把他痛扁一顿。

“你敢！”雷诺的手指悬在手环上方。

“警长，拜托。起码让我狠狠揍他一拳。”血从T骨的脸上汨汨流下。

“想都别想。”雷诺说道。斯莫听闻后松开双手，向后退去。雷诺问道：“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？”

“他管不住自己的嘴，狗嘴还吐不出象牙。”马杜克神情满足，对雷诺微笑道：“我也没打算下重手…只要治好他的贱嘴就行了。他就是欠教训，不揍不知道行情。”

“不准再打架了。我现在要收拾准备出发，前面还有个酒店等着你们入住呢。”

马杜克对 T 骨送出一记飞吻，那真是有史以来可怕的飞吻。T 骨微笑以对，向他表示敬意。如果他是马杜克的话，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。

而罗德尼则朝着雷诺大喊：“您瞧！”他哭叫着，“您看到了吗？警长，我…我真的不适合这种生活。求求你，我不能被关进英迪奥。我跟他们不一样。”

三十分钟后，他们再次上路。秃鹫车横越峡谷，引擎咆哮着隆隆作响。头顶的烈日再次火力全开，干燥难耐的高温穿透血肉、炙热刺骨，片刻不曾停止。

他们进入了审判峡谷。这座峡谷深邃险峻，遍布的矿石巨大无比，有如平坦盆地上突起的一座座小丘。雷诺沿着蓝色矿井架向上开去，避开下方的黑暗裂沟。抵达顶端后，他看到北方大约 16 公里处升腾着大量烟雾、直上天际。这样的景象在这片毫无人烟的荒漠中并不常见。吉姆停车，拿出他的望远镜。

透过望远镜，那些烟雾越发清晰。他将镜头放大，看到爆炸产生的火舌正在吞噬大型运输机的残骸。“该死。”雷诺低声骂道。他的任务本来就快完成了，而莉蒂也在家里准备着他最爱的晚餐。现在遇到这种情况，只能算他“运气太好”。

“警长，我们怎么停下来了？”罗德尼问道。

“前面大约 16 公里处有一辆运输机被击毁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T 骨接着问。

“那代表我们得过去查看一下。”

“别闹了，警长，那不是你的任务。”T 骨继续说道，“我们今天必须抵达英迪奥。”

“警长，别去。”罗德尼向他恳求。

“闭嘴。”雷诺启动秃鹫车，飞速驶向那台运输机。

随着他们渐渐靠近，烟雾在浓厚黑云中翻涌，形成一道黑影将运输机残骸笼罩在内。机架上不断涌出火焰，把外壳烧得焦黑。爆炸产生的碎片散落一地。

这辆车想必是受到火箭发射器的轰炸，车身倾覆后残骸碎片四射，散落在沙地上。雷诺以前曾在战场看过这种毁灭景象。在他为非作歹的岁月里，也见识过火箭对运输机造成的伤害。他记得泰凯斯曾在运钞车上轰出一个大洞，让车身整个翻过来，里面的人几乎全员阵亡；幸存的运钞警卫试图逃离车祸地点，却与两人想抢的钱一起被炸成灰烬。雷诺还记得自己当时的罪恶感。

雷诺停下秃鹫车。橡胶融化的气味与刺鼻的化学物质让人快要窒息。沙地上尸横遍野，刺伤密布。渗出的大量血水让沙地变成一片湿泥。死者都穿着防护衣，一定是科学家。企业常在炼狱廊道进行研究，这里拥有全星区首屈一指的丰富矿产。尽管风险很大，玛·萨拉（甚至乔·萨拉）各地的科学家与矿工还是会来此挖宝。塔桑尼斯的企业祭出重金，让科学家愿意冒着小命不保、断手断脚的风险，前去评估当地矿物的开发潜力，带回矿物合成的相关信息。科普卢星区矿场众多，但这个矿区的水晶产量却异常丰富。各家企业积极地想要找出这种现象的成因——谁先解开这个谜题，就能富甲天下。

就在此时，右方的动静引起了雷诺的注意。他发现小堆晶矿后方冒出某人的头顶，于是慢慢将手移向手枪皮套。

“快出来吧，我不想惹事。”雷诺踏下秃鹫车，蹲伏在车身后方，拔枪等待对方回应。可是没有人出来，所以他便缓缓起身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，警长？快找掩护！”罗德尼在牢笼内大喊。雷诺把他的配枪放回了皮套。

“我不会伤害你的！”雷诺大声喊道。

“滚开！”矿物堆后方传出女声，“你快离开这儿。”

“女士，我是一名警长。你快出来吧。”

“鬼才信，快滚。”

“听着，我有警徽和其他证明文件。”雷诺将双手举高，“你看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那是一名瘦弱的女性，身穿着平滑的灰色气候防护衣，神情痛苦。她的脸上布满煤灰，从晶石后面站起来。她双手紧握着一把信号枪，瞄准吉姆。她的身体不停颤抖，信号枪的枪身也前后晃动：“我叫你滚开。”

“放下那把信号枪，女士。而且信号弹也没什么用。请让我来帮助你吧。”雷诺的声音沉稳又能安抚人心，他察觉到这名女子开始放松戒备，枪管逐渐垂下。

“把枪放下，臭女人！”T骨从牢笼内厉声吼叫，让她又再次把枪举了起来。

“闭嘴，犯人！”雷诺怒回头吼完，转身面对那位女子说道：“我叫吉姆·雷诺。我是一名联邦警长，现在正在押送囚犯，他们是我负责押送的对象。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那位女子再次放下信号枪：“我很抱歉。我很…喔，天啊，真的很抱歉。”她开始啜泣，雷诺走到她身边。

“没关系的。你现在安全了。你已经安全了。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“是奴隶贩子梅泽帮。我们本来正在进行实地考察。他们…他们攻击我们的运输机。这帮人完全不留活口，我躲起来才逃过一劫。他们已经发现我们的基地。他们会…求求你，警长，他们会去袭击我们的基地。我们的家人和其他成员都在那里。你必须阻止他们。”

“你先冷静下来，我不能就这样把你丢在这里。”

“别，你当然可以！”T骨吼道。

雷诺走近她，说道：“我为他们的言行向你致歉。你很安全，跟我走吧。”

这位科学家从晶石后方走出：“我并不安全，我们大家都不安全。他们已经杀死了我的同事。求求你，别让他们再杀死其他人…那里还有小孩。”

“小孩？”

“我们…我们把整个社区都带过来了。我们也是逼不得已。”

“见鬼了，你们怎么会那么做那种蠢事？我不能把你丢在这里。”

“给我一把枪，我会躲起来。我给你基地的坐标，你赶快出发吧。至少要救出孩子，求求你了。如果他们被杀或落到更惨的下场，我会崩溃的。那可是梅泽帮…你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来，你知道的。”



雷诺叹了口气。他本来是想呼叫一整营的陆战队前来支援，彻底剿灭梅泽帮和那群禽兽。他想要回家，回到莉蒂身边。

“警长，我们快离开这里吧。拜托！”罗德尼呼喊道。

但吉姆心意已决。其实他也别无选择。自从他获得洗心革面的机会、搬到玛·萨拉并抛开过往、重新做人以来，就一直觉得自己有义务弥补那段让他后悔不已的往昔罪孽。他认为只要自己多做正义之事，就能靠着这里的全新生活赎清罪过。而现在就是挺身而出的时刻，不论他将蒙受多大的痛苦。他从秃鹫车置物箱中拿出一把步枪、一件匿踪斗篷和一些口粮。那件斗篷是个非常实用的装置，启动后能低调地融入周遭景色，至少别人从远方无法发现穿戴者；而口粮则和吉姆前一晚吃过的相同。他把这些物品全部交给那名女性。

“你可以用这件斗篷躲起来。如果有任何人靠你太近，这把枪就能派上用场。”

“你不是玩真的吧！”T骨在牢笼内嘶吼，“别犯傻了。我绝对不要变成奴隶。我们快离开吧。”

“我们根本不知道对手的情况。”

“雷诺，你这是自寻死路。尸体可没办法当英雄啊。”

然而吉姆早已登上秃鹫车。“我会再来接你的，女士。”他对那位科学家说。语毕驾车飞驰而去。

在手动导航系统的指引下，他越发深入审判峡谷，朝着那位科学家提供的坐标前进。越接近目的地，他的内心就越纠结。他还记得踏出家门、出发前往炼狱廊道时，莉蒂用甜美嗓音殷切叮咛：*早点回家，平安归来！*

\*\*\*

雷诺把秃鹫车停在悬崖顶端后下车。他像蜥蜴般平趴在地，再次把望远镜举到眼前。基地坐标先以绿色文字闪现，然后标线瞄准一个水平点，画面放大了100倍。雷诺看到了基地：圆形的基地顶端安装了观测仪，周围环绕着几间补给站。他扫视右方寻找移动的物体，或是任何基地居民平安无事（或深陷危机）的迹象。此时他看到一列参差不齐的黑色改装秃鹫车队，许多车辆后面还挂着人类颅骨。其中一辆秃鹫车加装牢笼，雷诺看见里面关着两个骨瘦如柴的肉票。他无法分辨那两人的性别，只觉得活像两具骷髅，骨架上面紧紧披着晒伤的皮肤。他们一定被关了很久。他们不是那群科学家，只是两个倒霉鬼。

“该死。”

“你看到他们了吗，警长？”T骨追问他。

“闭嘴，你是想要打草惊蛇吗？”雷诺厉声骂道。

“他发现他们了。他发现他们了。天啊。”罗德尼发出哀号声。

雷诺继续扫视。他们在哪里？那些孩子在哪里？然后他看到一群男女双手抱头列队而出，一名帮派成员逼迫着他们前进。那人染了颗红色莫西干头，身穿黑裤、胸口有着刺青，上半身什么也没穿，只套着一件皮革背心。他戴着尖刺项圈、鼻子上穿着鼻环。雷诺的内心一沉…是梅泽帮。

他继续观察更远的地方，发现更多帮派成员，至少有十人。每个人都配有武器。雷诺意识到他们应该是要把小孩和父母分开，拉到别处另排一列。

“可恶。”雷诺气恼地说道。现在他寡不敌众、火力不足，而且已经偏离运囚路线大约160公里。没有人会来这里巡视。他再次用望远镜仔细观察。放大的镜头中，一名十多岁的男孩被硬拉进孩童队列。队列中共有四个小孩。雷诺将画面上移，发现了一张他曾看到过无数次的人脸。那张脸通常张贴在悬赏榜上，偶尔也会出现在视频讯息或最新的跨星球执法报告中。那就是梅泽本人。他是一名留着雪白胡须的秃头男性，身材壮硕、肌肉发达，眼窝中植入机械光学义眼，迸射出醒目的红光。

“唉，我死定了。”雷诺心头掠过千思万绪，但最后全都绕回同一原点——他的孩子就快出生了，而梅泽帮这种败类还在这个世上横行霸道。他不能让自己的孩子来到这样的世界。

“他们在下面吗？”马杜克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不要…不要…不要！”罗德尼开始抽泣。

“那么你想怎么做，警长？”T骨问道，“你准备等我们离开廊道后上报求援，还是说另有打算？”

“警长，快看！”马杜克喊道。本来还盯着望远镜的雷诺立刻转头，发现一名梅泽帮的探子穿越峡谷飞驰而来。当那名探子抬头望向这里时，雷诺甚至能看到他的护目镜反射着阳光。

“该死。”吉姆冲向秃鹫车并开始操作各种按钮。“我必须屏蔽他的通讯。快启动啊…快啊…好了！”机器发出一声高频尖啸，雷诺已成功联机，顺利屏蔽探子的通讯。雷诺从秃鹫车后方拿出远程步枪，走向悬崖边缘。

他用狙击瞄准镜放大画面，侦查兵的秃鹫车正渐行渐远。雷诺深吸一口气，然后瞄准目标——他痛恨自己别无选择——信心十足地扣下板机。

步枪就像是劈出了一道裂雷朝那名探子飞去，侦查兵应声跌落，而他的秃鹫车则在沙漠上继续滑行。那一枪真是神准。

在雷诺为非作歹的岁月里，这种好枪法会让泰凯斯非常骄傲；这种枪法几乎只有军中的狙击手瑞克·凯德才办得到。可是射杀探子也会有问题。吉姆心想，*如果那个探子没有回报，他们也会前来查看*。这会让情况更加复杂，他必须立即采取行动。现在已经死了一名探子；一部份奴隶贩子正在聚集小孩，而其他奴隶贩子则即将处决那些科学家；还有三个囚犯像沙丁鱼般挤在牢笼里。他不但火力不足，而且寡不敌众。

雷诺走向牢笼，直接与马杜克·索尔四目相对：“你会用射弹步枪吗？”

“我可能会喔。”马杜克露出狡猾又得意的笑容。

“那你呢，大嘴巴？你会用刺针枪或射弹步枪吗？”

雷诺瞥向T骨。

“你觉得呢？”

“那么你呢，罗德尼，你曾经开过枪吗？”

“我…这个嘛…”

“他才没开过枪。”T骨插嘴道。

“我开过。我当然开过枪。”罗德尼回答。

雷诺转身面向下方峡谷。谷中刮起一阵强风，迎面向他吹来。在毒辣烈阳之下，那阵凉风令人神清气爽，让他想起身处希罗的岁月。他再次看向牢笼之内。

“这样吧，我要和你们做笔交易。下面的峡谷里有十名穷凶恶极的杀手，他们正在聚集那些科学家和孩童，可能要把他们当奴隶卖掉，或干些其他坏事。很快他们就会来找刚才那个探子…如果我想现在一个人来处理这事儿，似乎有点寡不敌众。”

“你当然打不过他们。”T骨插话说道，“要我说你真是管得太宽了。”

“重点是，我现在有你们三位，而且我的秃鹫车上也装满了军火，包括蜘蛛雷以及各种大威力的玩意。”

“亲爱的警长，把武器交给三个囚犯可不是明智之举啊。”

“没错，的确不太明智，斯莫。我身上不是还有六个按钮的手环嘛，我能随时让你们痛不欲生——你问马杜克就知道那是什么滋味——我也能用这些按钮直接干掉你们。所以这么做其实也不算太蠢。”

“那你说我们凭什么要帮你？”斯莫靠近栅栏说道。

“到了艾尔·英迪奥监狱时，我为你们美言几句如何？如果曾在关键时刻协助过联邦警长，典狱长可能会对你们更加友善。”

“也可能害我们被其他囚犯宰掉。”马杜克嘲讽道。

雷诺知道他说得没错。那种哄小孩的话不可能说服他们帮忙。他再次回忆起自己荒唐的过往，试图站在这些囚犯的角度设想。他回忆起那段逃亡生活，一开始似乎充满浪漫豪情，后来却彻底失控，引来种种杀机，最终沉入无限懊悔的深渊。幸好他从小就认识玛·萨拉的一位法官。这位法官赞赏雷诺身上的某些特质，所以给了他希望，也给他改变人生的契机…让他摆脱罪犯身份，成为联邦警长。

“那好吧，大块头。”雷诺向前倾身说道。他知道现在时间紧迫，必须尽快行动。“你是否也希望能得到赎罪的机会？”

“就像你当初得到的那种机会？”T骨插嘴道，“也会有个权倾一方的大人物会把我们的前科一笔勾销？”

“差不多…你们协助我救出这些人，我就谎报我们遭到游击队袭击，而你们全都被掳走了。”

“所以，我的理解是……”马杜克走上前，“只要我们协助你，你就放我们走？”

“我觉这笔交易听起来很公平，这也是在给你们与我当初相同的机会。”

“你要释放这个杀人犯？”T骨看着马杜克皱眉，“你知道他干过什么好事吗？”

“我同意。”罗德尼说道，“信不信随你们，反正我同意了。能有机会不去英迪奥监狱？我当然要试试看。”

“我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吧？好啦…好啦，我同意。”T骨微笑。

“那你意下如何，大块头？”

马杜克绷着脸：“你的意思是我应该相信你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凭什么？”

“就凭男人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要说话算话。马杜克，现在是在向你郑重承诺。”雷诺定睛看着这位杀人犯。“如果我说你能相信我，那你就绝对可以相信我。”

“雷诺，你知道曾有多少人向我承诺过吗？从没有人信守承诺…真可恶，如果他们都信守承诺，我的人生或许大不相同。我曾经相信过某人，他最后害死了我的父母。我曾经相信某人，他却让我锒铛入狱。我曾经相

信某人，他却领着我加入杀手和罪犯的集团。警长，这就是别人的承诺给我带来的下场。我当然希望世间所有人都能说到做到。”

“我会遵守对你的承诺。”雷诺继续引诱他，“难道你不想要重新来过的机会吗？”

“我希望像我这种人，也能有机会重新来过。”

“我以前也抱着相同的想法。”雷诺说道，“除此之外，我也没有其他条件可以提供了。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，你是否愿意接受这项交易？”

马杜克低头深思熟虑、衡量局势。他最后开口说：“雷诺，我决定相信你。如果你没有遵守诺言，我应该也不会太讶异，不过…该死，总之我接受了。反正我本来就讨厌奴隶贩子。”

“看来我们要联手一起干死那帮奴隶贩子们了，伙计们。”雷诺按下手环上的两个按钮，栅栏周围的光芒渐渐熄灭。他再按下另一个按钮，牢笼后方的栅栏便向上升起。雷诺打开秃鹫车上的武器格，开始取出联邦配发的武器：一把刺针枪、一把射弹步枪以及一把雷磁步枪。在这些枪枝下方，放着装有蜘蛛雷的绿色箱子。

“哇，这些货还真是漂亮。”T骨嬉皮笑脸道，“我要拿最大把的电磁步枪。”

“不行，那把枪比较适合我。”马杜克不假思索就取走电磁步枪。

“我有个计划。”雷诺说道。

\*\*\*

这四个人悄悄移动、步步为营，逐渐接近最南端的补给站。库房外有两名梅泽帮成员正在洗劫储藏室。他们搜索着最有价值的战利品，将补给物资随地乱扔。两名成员都身穿黑衣，头发染得鲜艳无比，而且都有佩戴耳环，显然也很久没刮胡子。

雷诺和三个囚犯紧贴库房后壁前进。吉姆做出手势，马杜克与T骨随即朝另一个方向移动过去，雷诺则与罗德尼一同前进。罗德尼还没找好自己的位置，雷诺就已经举起步枪枪托，冲向两名奴隶贩子。等到对方发现吉姆时，他已经用枪托狠狠击中一名奴隶贩子的眉间。沉重的撞击声听上去仿佛一台采矿液压装置正在挖掘矿物。

被击中的奴隶贩子向后倒去，血流如注。另一名歹徒则掏出枪对准刚跟上来的罗德尼。在奴隶贩子开枪之前，马杜克突然从角落中窜出，用右臂紧紧锁住对方头部将他提起，同时左手捂住他的嘴巴。

“把他带到后面去。”雷诺抓着昏迷歹徒的双脚，把他拖到补给站的隐蔽处。另一名奴隶贩子则被马杜克擒住。不论那家伙如何奋力挣扎，魁梧的马杜克都纹丝不动。等他们来到库房后方，马杜克放开那名奴隶贩子，挥拳直击对方的下颚，速度迅雷不及掩耳，直接将他砸向地面、当场吐血。雷诺蹲下身，攫住此人下颚，把他的脸抬了起来。

“他们要把那些小孩和其他人带去哪里？”

歹徒的头向左偏移过来，仿佛连接着滚珠轴承一样。他满口鲜血，露出一个红唇小丑般的笑容：“是联邦警长耶，真是中了超级大奖，你的人头很值钱呢。”

砰！这次换雷诺一拳砸到他脸上。雷诺曾把许多人打得死去活来，这个家伙的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雷诺抬起步枪抵住此人的太阳穴。

“我刚把枪切换到消音模式了。你知道警长是有权先斩后奏的吧？”

“说就说呗。他们要把小孩带去拍卖…至于那些科学家，嗯，是要把他们送进坟墓里。”

“科学家没有小孩值钱。”T骨唾弃道。

“你的副官说得没错。”那名奴隶贩子说道。然后他转向罗德尼，笑容越发灿烂：“看到这个家伙了吗？他就是你们的破绽。”

刹那间，奴隶贩子一跃起身，要抢夺罗德尼的枪枝。可是在他碰到那把枪之前，马杜克已经先发制人，用电磁步枪射穿了他的头。

“糟糕，他们一定听到枪声了。”罗德尼倒吸一口气。

“那我们就立刻行动。马杜克，你和斯莫去找那些孩子。跟着足迹往东边走，他们还没离开这座基地。罗德尼，你跟我一起行动。我们得阻止他们处死那些科学家！各位也别忘了，你们的脚镣从大老远就能收到信号。”

“你对我们可真没信心。”T骨咧嘴一笑，然后对马杜克说道：“走吧，大怪兽。我们去救小孩。”

\*\*\*

吉姆与罗德尼放低身子，紧贴着补给站的墙面，尽可能地利用围墙的掩护朝营地后方前进。他们沿着长长的足迹前进。这些模糊的足迹分成了两排，

是俘虏与押送者并肩前进所留下的。他们听见人声从前方传来，对方就在指挥中心后面，看来他们已经很接近了。在大型碟状天线阴影的掩护下，两人快速冲向一道墙面，瞧瞧窥视墙后的情况。

“该死。”雷诺低声咒骂，同时猛扯罗德尼的上衣，把他拉下来。“身体压低一点。他们在…他们在逼那些科学家自掘坟墓。”

雷诺已经可以看到那些科学家了。六名科学家正在用铲子挖掘一个巨大的坟墓。第七名科学家则躺在土坑里，头部中枪，倒在自己的血泊中。梅泽和三个亲信就站在这些科学家后方。

雷诺迅速拿过一个提袋，然后放在脚边。提袋中装有蜘蛛雷。“听好了，我们先布下这些诡雷，再把那些流氓引过来。我一下指令，你就拉掉撞针，懂吗？”

雷诺不知道自己被什么击中了。

就在他转身面向罗德尼时，脸部突然遭到枪管重击，把他打倒在地。他试着抬起头想看清楚，但无论如何都睁不开眼睛。他此时什么也听不到，只感觉有阵噪音不断在头颅深处嗡嗡作响，盖过其他所有声音。他被偷袭了吗？难道梅泽比他想象中更为高明，还在后面埋伏了侦察兵？最后雷诺费尽全力，终于勉强睁开眼睛。

罗德尼居高临下站着，把雷诺推到一边，伸手越过他拿走那袋蜘蛛雷。

“这些地雷可是值钱货呢。”罗德尼低头看着雷诺，发现他双眼微微睁开，双手死命向上挥抓。“可怜的警长。”罗德尼轻声说道，“你没听过本性难移这句话吗？我可是囚犯啊，白痴！”罗德尼语毕猛踹吉姆的鼻子，让他昏了过去。

\*\*\*

马杜克和T骨沿着足迹穿越补给站，来到水气导体塔周围梅泽帮成列停放秃鹫车的地方。马杜克和T骨已能听到对方的声音。

他们匍匐于地，慢慢接近。马杜克过去作案的时候悄悄接近过许多人，往往对方还没看到他，就已经命丧他手。他的杀人手段多种多样——大多数时候用枪，有时用刀，偶尔也得徒手杀人。他不喜欢徒手杀人，因为那样耗时又费力。非要等到目标断气，他才能确认对方已死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每次杀人都让他余悸不止，夺走生命的回忆会在深夜涌现，或偶尔在他独处时纠缠上来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不再为杀人所痛苦了。他变得杀人不眨眼，毫不犹豫就能动手。从某方面来说，那种剧变其实更加可怕。所有骇人余悸加起来，都没有这个变化更让他耿耿于怀。现在他已经厌倦了，不想再杀人夺命、鬼鬼祟祟。真要说的话，在艾尔·英迪奥服刑对他来说是件好事。他过去的同伙不会再来找他作案，因为他们知道他的杀手生涯结束了。

*但如果还有机会呢？*他心想。如果他能重新来过呢？如果所有人都以为他在廊道死去或失踪呢？也许，只是也许，雷诺所言不假，像他这种恶棍也能有机会改过自新。当然，眼前还有要紧事要先办。他杀戮的日子还没结束。但至少此时此地，被他杀掉的人都死有余辜。他们甚至无从得知自己为何死去。

马杜克及T骨伏身前进，一直来到水气导体塔边缘。塔上扇叶捕捉着沙漠中最微弱的风力，不断缓缓旋转。对面的梅泽帮成员把小孩关进了牢笼。那是比较旧款的牢笼，由于长时间受到废弃物的腐蚀，栅栏看起来锈迹斑斑，脆弱无比。小孩们全都惊吓过度，神色中充满惶恐和忧虑。

当水气导体的扇叶最后一次嘎吱作响地转动后，马杜克对斯莫大喊：“动手！”

马杜克·索尔一跃而起，从躲藏处向前猛冲，用电磁步枪杀出一条血路。足以穿肉断骨的超音速钉刺不断发出高频的尖锐声响，震耳欲聋。T骨也迅速跟上，举起射弹步枪对着梅泽帮扫射。那群孩子纷纷尖叫逃窜，有些直接趴在地上、有些则躲到牢笼后面。梅泽帮成员完全没机会反击。马杜克是职业杀人机器，以寡敌众的劣势瞬间被奇袭逆转。

攻击发动得快，结束得也快，这就是现代兵器的杀人方式。人体本来就无法抵挡超音速的钉刺，即使身穿最牢不可破的护甲，也敌不过懂得瞄准破绽的高手。

马杜克对着自己刚刚创造的屠杀景象呆怔了片刻。他盯着那些惊恐的孩子，端倪许久。他们只要能找到遮蔽物就躲，不管是秃鹫车或牢笼。孩子们泪流满面，心情五味杂陈，既感到如释重负，又觉得忐忑恐惧——这些人究竟是来抢他们的，还是来救他们的？马杜克明白孩子们的复杂心情，因为他们面有惧色，对情况毫无头绪。

“小朋友，小朋友，过来这里。我们不会咬人啦…除非你们这些小妹妹喜欢被我咬。”T骨色眯眯地看着一名年纪较长的孩子，那是一位大约十六岁的漂亮金发女孩。

“闭嘴，斯莫。给我管好你的贱嘴，否则我就把你的下颚从那张烂脸上撕下来。”马杜克冷若冰霜地盯着T骨·斯莫，然后转身对孩子们说道：“你们现在没事了，知道了吗？你们没事了。”这番话实在颇难让人信服，毕竟此时他们身周血流满地、遍布尸体。

“该死，我只是在开玩笑。我连他们一丝宝贵的头发都不会碰。不过嘛，也许我会‘碰碰’那个小美女。”

马杜克毫不犹豫，掐着T骨的脖子把他高举起来：“我叫你住口，管好你的贱嘴。你要我说几次？”

T骨上气不接下气，几近窒息。他扔下手中的射弹步枪，试着用双手去扳索尔紧掐着他喉咙的手。“知道啦。”他艰难吐字，“快放手。”

“两位大哥，大哥们，别打了。”

马杜克转过身去，发现罗德尼拿着雷诺用来控制他们脚镣的手环。“把他放下吧。”罗德尼接着说，“我们自由了，快离开这里吧。”

马杜克把斯莫放下，松开自己的手：“警长怎么了？”



罗德尼咧嘴一笑：“那家伙太容易相信别人了。”然后他按下手环上的按钮，脚镣立即脱落。“谁管他呢？你真以为他会放了我们？做梦吧。这里就有我们需要的秃鹫车，而且还有那些科学家的识别证，棒极了。趁梅泽帮还没来，我们快溜吧。”

T骨放声大笑。这一切真是太妙了，而且重获自由也让他松了口气。他们既不必去英迪奥监狱，也不用再铤而走险。“那家伙太容易相信别人了。哇靠。小不点，干得好，我本来还以为你是个软脚虾呢。”

“他还活着吗？”马杜克问道。

“谁？”罗德尼回问。

“警长。”

“应该还活着吧…我也不知道。我把他揍得很惨。”罗德尼走向秃鹫车。孩子们感觉气氛危险，于是聚集在牢笼附近，缩成一团。

“我很中意那个漂亮的小妞。罗德尼，你觉得如何？”T骨再次对金发女孩露出下流的眼神。女孩将牢笼活门拉下，紧靠在栅栏后方，想要躲起来。

马杜克看着这些罪犯，他们和他如出一辙，都拥有不堪的过往、道德败坏。他这辈子只认识这种人。就在那一瞬间，雷诺的声音在他心中响起：“男人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要说话算话。马杜克，现在是在向你郑重承诺。”

“T骨！”马杜克大喊出声。

斯莫一转过头，马杜克毫不犹豫地挥拳重击这名囚犯的脸部，将他打倒在地。

“你他妈搞什么——”罗德尼根本没机会把话说完。马杜克重击他的鼻梁，让他当场晕了过去。

孩子们目睹一切，完全搞不清楚状况。在过去这一个小时中，他们见识到的暴力场景可能已经多过别人的毕生阅历。可他们还是完全摸不着头绪。

\*\*\*

“哇喔，看看我们捡到什么好东西——一位如假包换的联邦警长。”梅泽对着雷诺咧嘴而笑，露出一颗颗金牙，仿佛找到了能让他好好虐待的玩具。他的机械义眼一边放大画面，一边嗤嗤作响。

雷诺轻眨着想要睁开双眼，他的眼睑已经被凝结的干硬血块黏住。他的脸受伤了，而且还是重伤。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脸肿得像颗气球。透过满目的鲜血，他几乎无法看清此时俯望着他的男子。等到终于看清对方后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梅泽。”

梅泽转身对着背后的两名奴隶贩子咧嘴大笑，金牙在阳光中闪闪发光：“哎哟，你们看看，我还真是声名远扬啊。”

“是恶名远扬，你这个奴隶贩子。”雷诺边咳边说，血水从脖子边滴下。

“那又怎样？给我站起来。”梅泽压低射弹步枪，对准雷诺的脸部。

吉姆看向枪管，心想自己恐怕命绝于此了。就因为他追求愚蠢的理念，以为自己能洗心革面，如今该死的罪恶感害得自己小命不保。他早就料到会有这种结果。他可真是奇蠢无比，不但想要弥补自己过去的罪孽，还相信别人也能获得救赎。真是幼稚。太过天真。他现在必须付出代价了。可是更糟糕的是，莉蒂也得为此付出代价，而两人的孩子也会遭殃。

“该死。”雷诺奋力起身，摇摇晃晃。他想挺直身体，这样才能正视梅泽的双眼。他绝不会在死前跪地讨饶、苦苦哀求，让这个奴隶贩子称心如意。如果大限已至，至少他要死得有尊严。

梅泽与他四目相对，当他的机械义眼调整焦距时，内部装置会发出尖锐的声响：“我有东西要送给你，转过身去。”

“你休想。”雷诺说道。

“我休想？”

“如果你要杀了我，就必须直视我的双眼。”

梅泽照做了。他的眼神原本杀气腾腾，随后却变得柔和，再次露出得意的笑容，亮出他镶金的牙齿与蛀洞。然后他的笑容立刻消散，表情扭曲愤怒。接着，他用射弹步枪殴打雷诺的腹部。雷诺双膝跪地，咳出黏稠的红紫血块。

雷诺能听到周遭奴隶贩子们的喧闹笑声。他感觉自己的内脏正在出血。梅泽再次压低射弹步枪，瞄准他的额头。

“警长，我认为你在玛·萨拉的任期已经结束了。”

吉姆闭上双眼，回想他沦落至此的一生。他回想着多年前与泰凯斯合伙作案的日子，回想经历过的战争。他真希望自己作出的努力已经够了。他希望自己这辈子作出的努力，已经足够让别人将他当成好人来缅怀。他希望莉蒂跟孩子提到父亲时，也会觉得他是个好丈夫，也会对孩子述说父亲的事迹。吉姆深吸一口气，准备迎接死亡。

但当他吐气时，却听见接连短促的枪声。哒-哒-哒-哒，超音速钉刺把人打得血肉模糊。吉姆迅速睁开双眼，发现自己的身体并没有被钉刺贯穿，反而梅泽在他面前倒地死亡，另外两个奴隶贩子也死了。钉刺飞过吉姆身边，奴隶贩子余党四散奔逃，结果还是被铁制的钉刺打死。雷诺做了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情。他躺在地上，压低身体。他的周围尘土漫天，所以现在什么也看不见；他只听到喷血与惨叫的声音、钉刺粉碎肉体的致命声响、以及哒哒哒哒的枪声。

这场屠杀仿佛永无止境，但枪声最后还是停歇了。寂静之中，尘埃终于落定。雷诺发现自己正望着梅泽毫无生气的眼睛。他的机械义眼还在对焦，内部装置前前后后不断转动，尖声作响。雷诺拿起梅泽的枪，开始匍匐前进，试着要在这团尘雾与沙砾中寻找掩护。他并不确定外面的是谁，也不知道对方是敌是友。

“警长？”一个声音呼喊道，“警长，敌人全部歼灭了。”

雷诺认得那个声音。

“马杜克？”他先是低声问道，然后提高音量又问了一次：“索尔，是你吗？”

“我遵守约定了，警长。”

雷诺终于能看到马杜克了，他的身影在风沙中隐隐浮现，那个壮硕轮廓的后方是逐渐弥漫的暮色。吉姆试图站起来，可是腹部一阵剧痛让他无法站直。现场尸横遍野、血肉模糊，根本已经无法辨认出死者原有的模样。吉姆心想，*用屠杀来换取救赎，这方法还真是诡异至极*。虽然依然摇摇晃晃、视线模糊，但他现在已经能够站立了。

“现在的问题是，”马杜克将电磁步枪双手交还给吉姆，接着说道：“你又是否会信守承诺呢？”

等到雷诺回神的时候，他已经快离开炼狱廊道了。他接走了留在审判峡谷的那个科学家，带她回到基地。雷诺帮她埋葬了同伴们的尸体。雷诺知道那些孩子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，也知道他们未来好几年都会噩梦连连。然而雷诺也知道，他们会记得他所做过的事，也会记得马杜克做过的事。他希望孩子们对这一点的印象更为深刻，希望他们知道这世上仍然有人会挺身而出，对抗种种黑暗势力，并因此感到宽慰。此刻，他的扫描仪灯光闪烁，重新恢复联机。秃鹫车的通讯也恢复了，嗡嗡地传来采矿货车、运输机、以及当地山区居民通话的声音。艾尔·英迪奥监狱距此只有 320 公里，他不久就能抵达。

他这次并未将货物悉数送达，牢笼里只有 T 骨·斯莫和罗德尼·欧辛这两位囚犯。梅泽帮突袭押囚队，结果杀人犯马杜克·索尔遭遇不测。梅泽帮逼迫一群不幸的科学家自掘坟墓，然后将他们全数杀死。马杜克、几名歹徒和那群科学家全都合葬在那座巨大的坟墓中。

至少那是吉姆心中反复练习的说词，也是他准备向上级报告的经过。其实索尔已经远走高飞了。吉姆是个守信之人，他释放了马杜克，让他去迎接全新的人生与希望，让他有机会能成为心目中理想的模样。

狂风在他的耳边呼啸而过，雷诺走上大路，心中犹疑着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。吉姆想象马杜克开着梅泽帮的秃鹫车穿越炼狱廊道，就像此时的他一样在夕阳中奔驰。希望马杜克能如同黑夜吞噬白昼一般，彻底摆脱过往。吉姆不知道马杜克是否真的能够重新做人，也不知道自己能否重新做人。但有一件事他能完全肯定，就是自己希望两人都能重获新生。他马上就能回到莉蒂和即将出生的孩子身边，回到他曾经自认永远不配拥有的幸福生活中。光这么想着，就让他很开心。非常、非常地开心。

完